

卷一百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當此落第之時，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第之時，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一百八集小說章回小說雙紅堂小說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閒。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0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可折變衣飾。纔見賈母分散資財。是明白大義。不是賈政覬覦。寫賈母分給銀兩衣物。安頓眷口度日。送回黛玉棺柩。及送還甄家銀兩。減省男女婢僕。井井有條。可見賈母少年理家。寬嚴得體。出入有經。較之鳳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福澤之厚薄。亦于斯可見。賈政復職。親友都來賀喜。世態如斯。不足為怪。獨邢夫人尤氏。暗地悲傷。又不便露出。寫得周到真切。賈政請將園宅入官一層。必不可少。若不摺奏奉旨。居然住著。終不放心。賈化暗傷賈府。借旁人傳言說出。是文章暗補法。包勇看園。本是受罰。豈知轉為後來禦盜得力之人。若不預伏此人。惜春必遭擄劫。事出無心。文卻有意。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七終

強歡笑蕪慶生辰



死纏縣瀟湘聞鬼哭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縣瀟湘聞鬼哭

圖涼至此不堪得聞

卻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通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為賈母痛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太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時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

以上寫府中抄後
情事至結住為
一段文字
以下從湘雲來後
接寫寶釵生日
入園聞哭
黛玉死
迎春所嫁非人

薛蟠在監候決

夏金桂自毒

薛蝌侍候媽未娶

薛寶琴在制未嫁
王子騰死王子勝王
仁官項未清

甄家無信息

探春遠嫁無信

惜春買環俱未定親

寶釵無安適日子
寶玉與鳳姐未愈
以上買環錢近事告
湘雲與是六親同運
與前番大不相同

憂患相仍家情頓改
洵有不期然而然者

打不起精神者鼓不
起興會也買母最肯
尋樂猶且如此

寶釵生日在正月廿
一日則此回書已入
丙辰年春時矣

可以見其家來涵養
比眾不同
謂鳳姐模樣都改其
亦知手中已乾說話
焉能伶俐

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得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了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纔沒的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自己才將裏肉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著薛蝌過日。爲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裏。尙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尙未滿服。梅家尙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了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器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饑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二老爺回來。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爲著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了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工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癲癲。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樣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個來了。竟

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疏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叫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拏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倒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裏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爲著家裏的事。好不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著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著帶著蘭兒。靜靜的兒過日子。倒難爲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理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說。心裏要抱怨我。說我有了湘雲。說到那裏。卻把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

備其能受是以能耐
不起者也皆其耐
學問不得以老嫗目
之而寶姑極庶乎善

一生心血就此罄
是非實母所知

莫謂春殘且開筵
宴

多事以來安復記此

其未信之故閱者思
之意謂過此等不順
何且忘記老太太更
何得及此即老太太
與會耶仍如從前之

寶姐已變做二嫂
子矣

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裏他家這樣好他
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裏寶玉待
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何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
有福氣的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鳳了頭也見
過些事很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
寶了頭的生日我替另拏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
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來了大家敘一敘賈
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拏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
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
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嬌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
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了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
過去呢寶釵心裏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
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嬌娘等人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
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嬌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

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
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麼便說妹妹們
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為我的生日是斷斷不可的正推讓著寶玉也來請
薛姨媽李嬌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
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眾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
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
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
寶了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裏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
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
裏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
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
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
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一爲什麼我們
那個過了門更覺得面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著小了頭進來說二姑奶

不近人情至此孫紹
祖真畜類不如

孫紹祖不許迎春歸
家勢利已極尋而放
歸勢利更極

式微之後開口便礙
鳳姐且然何況他人
○黛玉已死別探春
又生離那裏稱得齊
全二字

娶過了親物各有主
矣即與湘琴異席
舊憐新昭然若揭

用一等字當不止此
四個了頭矣未知紫
鵲在否

那能還像往常的樣
子人又少了各有心
事焉能高興

人到貧窮即欲高興
終屬勉強乃以礙著
臉飾說其誰信之
寶玉恐有忌諱之言
礙於生日也

與致還好此刻尚無
俊氣

奶回來了。隨後李執鳳姐都進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
趕來見見。只是他攔著不許來。說是啫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
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
啫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著。又哭起來。
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做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
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
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說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寶釵喜歡。
故意的嘔。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
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著回過頭去。看見婆婆尤氏
不在這裏。又縮住了口。賈母爲著齊全二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進去。邢夫人尤
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著家業零敗。偏又高
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
邢夫人假說病著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起。一時擺
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啫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

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著
一個坐兒。他帶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吃酒。到挨晚兒。再到各
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
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道。啫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畱一兩個人伺候。我叫
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閒去也吃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
給二奶奶叩頭。怎麼就好吃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得著你們再
來。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吃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
著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著。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
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礙著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著冷
淨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
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著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
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閒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
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吃一杯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
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吃

此回行令亦勉強點數而已

能切定二老身分

階級

雖是飛開適開著痛處何言之誤也皆在心思耗亂不暇料節

若使鳳姐懂得必有一番妙諦

點醒

行文至此真如瑣子骨透體玲瓏

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麼？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敢不來麼？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拏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兒名。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令人取令盆放在桌上。鴛鴦道：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擲出名兒來。每人吃酒的杯數兒。擲出來再定。眾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著。鴛鴦便打點兒。眾人叫鴛鴦吃了一杯。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卻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吃一杯。於是賈母、李嬌娘、邢玉兩夫人都該吃。賈母舉酒要吃。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罰一杯。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裏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吃一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劉阮入天台。李紋便

接著說了個二。士入挑源。下手兒便是李紋。說道：尋得桃源好避秦。大家又呷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吃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眾人都該吃一杯。鳳姐道：雖是雛倒飛了好些了。眾人瞧了他一眼。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領孫罷。下手是李綺。便說道：閒看兒童捉柳花。眾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著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什麼？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吃一杯。再擲罷。寶玉只得吃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個張敞畫眉。寶玉明白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紋。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奶的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趕到李紋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家裏這些人。如今七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躁的很。脫脫衣服去掛了。籌出席去。

公路寫來都是懶散
好的與我寫得恰

不查吉利

也不吉

不知他來了幾天了

兩頭脫空

兩頭脫空

了。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裏不
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閒的人也
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賈母道。這令兒也不熱鬧。不如捐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
擲出個什麼來。小了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
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
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麼。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
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謫。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
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眾人
都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嗒們吃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
來。便問道。寶玉那裏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那鴛
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
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了頭兒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小了
頭便問寶二爺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吃酒呢。小了頭道。我在老太太
那裏。太太叫我來找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

到別處找去罷。小了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
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
不在家。只說吃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踢一踢。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
了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
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裏。珍珠便向小了頭道。你
聽見了。小了頭答應著。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眾人。也不理
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
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裏煩得很。何不趁他們吃酒。嗒們
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裏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裏。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
瞧瞧他。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著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
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
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開著麼。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
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著門等著。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
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裏不干淨。常沒有人不要

是久不出房門光景
破認不得其寓住之

寫出開發

寫得淨沈沈地

謂此你怕只恐你悲

子也高興因亦開
眼無事耳

謂水傷心已不復紅
隨緣開

不是不認得正是久
別重來之况
謂此一語實玉定回
曾神傷

謂其難辨耳者久

中有其漢相通之理
不得謂幻想致之
願人之論亦通

得婆子之言實玉之
信愈堅願人之疑亦
以此散語肺腑已發
抵過一篇祭蘇玉文

不拉則斷不走

如何還好分辨

撞見什麼寶玉便仗著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拏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嗒們都跟著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著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準我到這裏。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嗒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過頭來。用手指著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著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麼。嗒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著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著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豈知寶玉只望裏走。天又晚了。恐招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趕上。見寶玉站著。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著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

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人。襲人道。你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傷心。常聽見林姑娘。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裏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著。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著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膽。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裏來。老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裏來了。嚇得老太太太們了。不得罵著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快回去麼。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著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著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眾人都等著。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著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裏著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

雲兒口齒還竟不改其舊

以上結寶釵生日寶玉入園一段文字以下從寶玉候夢還入柳五兒一段

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著酒興走走。那裏就撞著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裏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裏汗毛倒豎。說寶兄弟膽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膽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那裏可曾嚇著麼。這會不用說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找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為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眾人聽說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咳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裏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借史湘雲來于賈母閒談中敘黛玉夭亡。金桂毒死。及岫烟寶琴俱有事未嫁。王甄兩家情形。惜春環兒尙未說親等事。此段文章必不可少。若無許多不如意事。寶釵生日。賈母豈至忘懷。直等湘雲提起。然後記得。是借勢總敘

前事引出後事

湘雲說到有了二字。便臉紅住口。活是新婦光景。

邢岫烟不來。自是正理。夾寫邢夫人尤氏心事。周匝細密。

寶釵心事難言。鳳姐帶病勉支。邢尤二氏褊淺妬忌。迎春滿腔苦楚。寶玉瘋

傻孩氣。只有史湘雲一人新婚燕爾。從中助興。一人向隅。舉座尙且不樂。何

況眾人向隅。一人豈能獨樂。此所謂強歡笑也。

自鳳姐席終鬧事後。凡有慶賀筵席。必有失意之事。此番寶釵慶壽。為通部

慶筵總結。所以賈母因此得病。即為通部不祥事之總結。

於迎春口中補出孫紹祖勢利話。可醜可笑。

寶玉擲色。第一擲是臭。第二擲便是張敞畫眉。先臭後香。頗有意思。宜乎寶

釵之臉紅也。

紅樓一夢。不久歸結。故于酒令中一提十二金釵。

寶玉因十二金釵。想起眾姊妹。因眾姊妹想起死黛玉。雖是癡情。卻有次序。

鴛鴦擲出浪掃浮萍。湘雲接說白萍吟盡楚江秋。俱是後文自縊孀居讖語。

寶玉於壽筵未終。忽然私去園中。向鬼纏絲。不祥殊甚。寶玉聽見哭聲。是心疑所致。經婆子們一說。竟成實事。宜寶玉之大哭也。寶釵慶壽。是強歡笑。寶玉悼亡。是真痛哭。

大某山民評曰

賈母說受得富貴。耐得貧賤。二語。雖曰女則。亦實男誠。不同老生常談。家遭耗散。而慶生辰。不過破涕爲笑耳。尙用銀一百。從前之窮奢極欲。概行托出。顰卿善哭。生前有淚。而無聲。死後有聲。而無淚。瀟湘館上。哭泣兩星。朗然高照。此回入寶釵生日。已是丙辰年事。寶釵蓋生於正月廿一日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八終



候芳寃五
兒承錯愛